

创作谈

最为难得是微妙

刘庆邦

写小说就是写微妙,写得最好的小说都是微妙的小说。而要把小说写得抵达微妙的境界是很难的,不诌人,真的很难。我每月都能收到一些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社惠赠的新杂志,翻来翻去,很难读到一篇堪称微妙的小说。比如在刚读过的十篇小说当中,能发现一篇微妙的小说就算不错,足以让人欣喜。大多数小说,故事还算完整,角度也算新颖,叙事还算娴熟,但就是谈不上微妙。有的作者写了不少小说,一篇微妙的小说都没有,读过几句开头,进不到心里去,只得放下。你不要只说别人,你自己也是吃写小说这碗饭的,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呢?达到微妙的标准了吗?惭愧惭愧,我是已经写了50多年小说,仅短篇小说就写了300多篇,可回顾起来,我的称得上微妙的小说并不算多,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。不少小说虽说情感也很饱满,情节也很抓人,语言也准确有力,不能说不小说,但与我心目中的微妙小说还有一定距离。这说明,我们虽然知道了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微妙的小说,实际操作起来,要真正把小说写得微妙并不容易。好比我们在仰望天空时,可以看到蓝天上飘着的一朵朵白云,想抓一块云彩在手,并不是那么容易。

“见小曰明。”这话是老子说的。意思是说,从细微处察觉事物之理才能看得明白。老子还说过:“为大于其细。”教导人们做大的事情要从小的事情做起。我们都已经知道,细节对小说的作用,是决定性的,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,但是,仅仅把小说写得细致入微还不够,还得达到一种妙的程度。微者,细微也;妙者,美妙也。只有写得毫发毕现,又妙不可言,才称得上微妙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编纂纪晓岚,深知细微的重要性,他的著作的名字就叫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他对微妙也有自己的理解:“与之言,微妙玄远,多出乎意料。”他既然对微妙有自觉的认识,那么他的作品是不是写得很微妙呢?依我的浅见,他的作品写得并不是很微妙。他所走的不过

是蒲松龄创作《聊斋志异》的路子,也是“志异”,甚至是“志怪”,没有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,没什么突破和超越。追溯起来,纪晓岚所说的微妙,应该是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那里继承来的,中国人最早说出“微妙”这个词的,是2500多年前出生的老子。老子曰:“古之善为士者,微妙玄通,深不可识。”老子所说是做人的道理,我认为也是作文的道理。做人和作文的道理历来是相通的,或者说做人的道理就是作文的道理。“微妙”后面的两个字,老子说的是“玄通”,纪晓岚说的是“玄远”。我觉得“通”和“远”的意思差不多,通则远,远则通,不通何以致远,不远何以通达。耐人寻味的是,两个人都说到了“玄”字,好像微妙和玄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样。玄,这个字是够玄的,一提到玄,我们难免会联想起深奥、玄学、玄机和玄虚等,颇有些云里雾里。可往深里想一想,“桃花气暖眼自醉,春渚日落梦相牵”(杜甫),微妙还真有玄的意思在里面呢。

小说欲达微妙之境,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、客观和外在的言谈举止上,须潜入人的内心世界,一切听从于心灵的驱使和安排。它书写的是心灵的景象,这景象或是心理上的微澜,或是内心的风暴。一旦进入心灵,它就一直在心灵深处游走,游到东,游到西,游到南,游到北,自由自在。这种游叫心游,游着游着,不能漂浮上来。它不像游泳,游一会儿,要露出头来,换一口气再接着游。倘若漂浮上来,整个心游就不连贯了,会出现生硬的地方。它有点像做梦,进了梦境,就是梦当家人不当家,一切由梦支配。有的梦温柔缠绵,充满魔幻色彩,有的梦却激烈异常,让人惊悚。但它又不同于做梦,梦失去了理性,心灵化的小说还是由理性主宰。梦不讲逻辑,或者说它的逻辑是混乱的,而心灵化小说遵循的是心理的逻辑,逻辑相当严密。梦的材料不一定来自现实,而小说的材料都是从现实中来的。只不过,它一旦变成心灵化的小说,就不再是原来的质地,跟现实就不再雷同,看上去就

有些陌生。好比燕子垒窝的一口口泥,我们都知道燕子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泥,等精巧而质朴的燕子窝建好再看,泥就不再是原来的泥,泥就加入了燕子的心意、口液和憧憬。正如王安忆所说,心灵化的小说,是一个另外存在的、独立的心灵世界,这世界以其自己的价值、逻辑和理由存在着,你不能经历它,却能感受它。

微妙的小说,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是题中有些意思,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。现在市面有不少小说,作者像是生怕读者看不明白,非要把话说得到边到沿、淋漓尽致不可。这样一来,微妙的东西就没有了。不可言传的说法,似乎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。小说本是语言的艺术,也是言传的艺术,只有通过言语的传递,才能实现其艺术效果。如果连言传都没有,微妙从哪里来呢!其实言传还是要有,只是这言传不是那言传,对言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微妙小说写作的过程,是一种心理捕捉和心理分析的过程。而人的心理如风如云,变化多端,有时稍纵即逝,是很难捕捉的。这就看作者对微妙心理的语言命名能力了,如果我们具备了丰富且精准的语言命名能力,不管多么微妙的心理,都有可能被我们抓住,并一丝一缕地在字面上固定下来。

我们把微妙心理言传出来,万不可把话说尽,最好是说三分,留三分,再藏三分,讲究山外有山,云外有云,语后有语,言后有言。也就是说,作者没说出来的话比说出来的还要多许多,没说出的话留给有心的读者去想象,去补充。最近我给《长城》写了一篇小说,写一位年轻的工亡矿工的妻子,被拉到城市的宾馆,参与处理丈夫的后事。看到满桌丰盛的鸡鱼肉蛋,她低着头,一口都不吃。她认为,那些菜肴都是她丈夫的命换来的,她要是吃,就等于吃丈夫的命,她怎么能吃丈夫的命呢!作为赔偿,矿上给她家送了一卡车煤,她认为那些煤也代表着丈夫的命,她怎么舍得烧丈夫的命呢!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难解释的微妙心理。我没有写他们夫

妻如何恩爱,也没写妻子在丈夫生前对丈夫如何依赖,只写了这种微妙的心理,就什么都有了。还有,在丈夫突然去世后,妻子面露是否改嫁的问题。有媒人想给她介绍对象,有追求者登门去求她,连她自己的娘也劝她别太苦着自己,想再走一家就走一家吧。在此之前,我一直不让这位矿工的妻子有明确的态度,直到听到娘劝她,她才叫了两声“妈、妈”,一句话都没说,就呜呜地哭了起来。这一哭,就是一个微妙的细节,她的千辛万苦、千言万语,还有她的态度,都包含在这个细节里面了。是的,微妙有时也是大妙,微妙可厉害呢。

微妙不在稀奇古怪的事情里,是在看似平常又平常的日常生活里。微妙的微妙之处,在于它的调子都是低低的,动作都是轻轻的,心事都是重重的,不显山、不露水,一点儿都不显眼。微妙是靠有着微妙的心理素质的人去发现。这里我不想多说微妙的心理素质也是一种天赋,把天赋说多了会让有的作者泄气。又不得不承认,能发现并能表现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微妙,的确有天赋在起作用。微妙有时只是一个微笑,有时只是一瞥,有时像春来之时的花苞上长出的细细的绒毛,有时像蜻蜓在荷塘上面飞行时发出的无声的声音,等等。对于这些微妙的情景,别人发现了,你没有发现,不能说没有禀赋差异的原因。我把话说得如此不微妙,有的朋友也不灰心,知道了微妙在小说中的重要性之后,后天对微妙的观察,也是可以留心学习的。

写微妙的小说需要耐心、耐心再耐心。问题是,现在有的作者失去了耐心,写着写着就左顾右盼,烦躁起来。不光是作者,在目前这个刷屏、读图、听声和习惯了享用文化快餐的时代,不少读者也没有了阅读的耐心。这有些麻烦,有可能会形成越来越没有耐心的恶性循环,有耐心的作者少了,有耐心的读者会更少。我看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、耐下心来,争取多写一些微妙的小说。我相信知音会有有的。②8

书画欣赏



铁牛镇河图

郭保同作

文化视点

又见《陈风图》

范阔杰

当冯剑星在大英博物馆网站发现《陈风图》的时候,我相信他一定是兴奋极了。我还相信,我是最早被他的兴奋之情深深感染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。不只是他兴奋,我相信每一个关注周口文化的人都会为之庆幸不已,感慨良多。

陈国是周武王姬发尚未走下战车就分茅裂土的第一批诸侯国,这里土地肥沃、水泽丰饶、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。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自豪地赞美家乡,除了这里自然环境条件优越、地下地上文物遗存丰富之外,《诗经·陈风》更是显现陈地在先秦时期已经人口稠密、经济繁荣、文化灿烂的一个重要标识。文化,特别是诗歌创作,是人们解决温饱之后的奢侈行为,已经超越人类的本能需要而变成一种高级的精神层面的需求。只有当人类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的发达程度之后,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慢慢地体味精神世界,总结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精神成果。人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生产力水平,才有了社会分工,才出现了阶级和国家,才有了国家机器,《诗经》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生产力水平之上产生的一系列精神成果。

至此,《陈风图》已经有了产生的第一个要件——《诗经·陈风》的产生和流传,但《陈风图》最终的诞生还要仰仗一个皇帝和一位宫廷画家的因缘和合。

南宋高宗赵构,有残害忠良之嫌、投降金国之耻,亦有中兴大宋之勋业、繁荣江南经济之伟功,并非一个永世陵墓就能够概括得了的。晚年的赵构不仅急流勇退,还立志要牺牲家族利益还大宋中兴后一个朗朗乾坤,以求大宋的国运更加阳光、顺畅、平安、长远。从族系上说,赵构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后人,但当自己的儿子去后,再无疑子嗣继承帝业的时候,他毫不犹豫地将来登皇帝位的权利归还给了赵匡胤的后裔,以消先祖“烛影斧声”的篡弑之嫌,还大宋一片清宁的天空。

绍兴三十二年,赵构以“毫厘倦于勤”为由,决定内禅皇位与养子赵昀;5月28日,立赵昀为皇太子;6月10日,下诏禅位,翌日举行禅让仪式,赵昀即皇帝位,即宋孝宗。赵构则在做了35年皇帝后搬进德寿宫,悠闲地做起了太上皇,且一做就是25年。太平兴教育,盛世修典籍。

高宗虽然嘴上一直说“朕在位

失德甚多”,可是,他骨子里对自己中兴大宋基业的丰功伟绩、对自己繁荣江南经济文化中的肇启宏图踌躇满志、洋洋自得。高宗十分重视教育,绍兴初年,他就和吴皇后将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毛诗》等七部典籍用楷书写成课本,作为太学教材。为了防止出现误传或遗失,他又派人把这些手书的经卷镌刻在巨石上,这就是著名的《南宋大学石经》。

退居德寿宫后,高宗决心要完成一个更大、更恢弘的旷世巨制,并以此作为自己中兴之功的历史见证,作为大宋太平繁盛的历史标志。他用楷书将《诗经》中的311首诗逐一抄录,再让宫廷第一画家马和之一一配画。高宗把这项工程当成了自己心中的泰山封禅,当成了对自己缔造中兴盛世的讴歌和记录。

乾隆对高宗丢弃中原、不思进取很是不屑,他评价道:“宋高宗耽乐西湖,偏安南渡,不能恢复中原,雪君亲之耻。既不如光武之中兴炎祚,并不如勾践之忍耻吞吴。而其臣乃陈瑞应,侈写丹青,斯真不足为荣,而祇以增辱者。”但这并不影响乾隆皇帝对他这部恢弘作品的喜欢和珍视。这次剑星发现的《陈风图》上,乾隆皇帝不仅是题跋者之一,还是钤印最多的收藏者。

《陈风图》何时流出皇宫?又是何时流到境外的?现已无从知晓。幸运的是它不仅保存完好,且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,再次成为浸润我们艺术修养的精神食粮,也再次见证了陈地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灿烂。《诗经·陈风》已是遥不可及、千解万迷之作,有着太多的争论和诠释,但马和之对淮阳的记忆和描绘是独一无二,街市上的繁盛(《宛丘之上》)、君子间的雅集(《东门之粉》)、湖水中的荷苇(《泽陂》)无不精绝雅致,反映当时陈地的繁荣与昌盛。正所谓:毛诗评点,言必称灵幽;马画笔间,尽皆为祥和。得此书画,真乃警吾后人,励我壮志也。

剑星是周口不可多得的后起之秀、青年才俊,在古诗词、艺术评论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。作为关注周口文化的人,我们应该感谢剑星锲而不舍的努力发现,感谢剑星呕心沥血的考证与研究,中华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与付出中赓续不绝,正是在我们共同的艰苦努力中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。②8

本版统筹审读:董雪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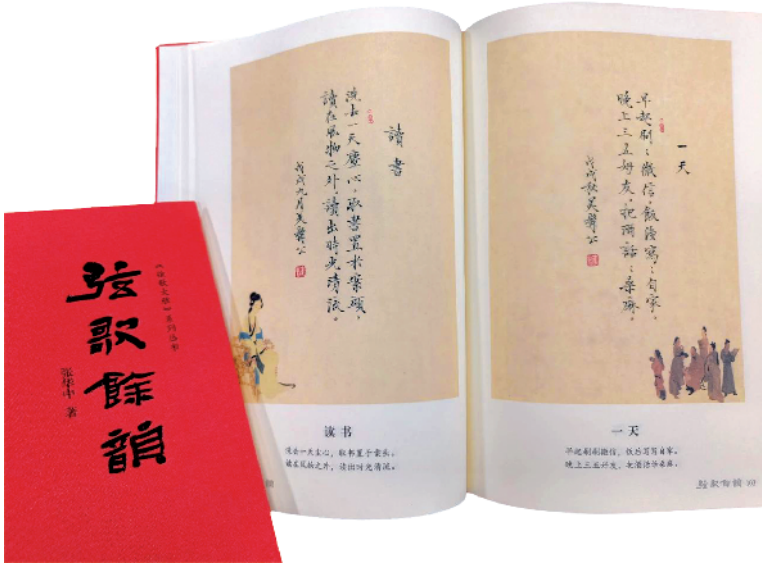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信息

张华中新书《弦歌余韵》出版

本报讯(记者李硕)近日,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继题签,周口师范学院教授米学军作序,著名诗人、学者、书法家张华中的新书《弦歌余韵》出版。

该书收录了张华中5年来创作的180首六言诗,并由其用小楷抄录,一诗一书,相映成趣。该书所集诗作继承了古典“元白诗风”及历代“白话体”旧体诗的语言风格,借鉴了老树现代派诗风,语言通俗易懂,却又句句生动活泼,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。周口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

席兼秘书长冯剑星说:“张华中先生是周口文坛名宿,早年以新诗为人所称道,后精心于书法创作,成为周口书坛代表性的书家之一。近年来,张华中连续推出了《弦歌大雅》《陈风大雅》《一瓢居书话》等含金量足、影响力大的重量级作品,广受大家瞩目。《弦歌余韵》这本书蕴含了很多他对人生的思考。该书以短小精悍的六言诗、疏朗俊拔的小楷作品呈现出来,两者互为对应,充满了一花一世界的隽永之味,值得我们一读。”②8



张华中的新书《弦歌余韵》。

后记

张华中

读惯了《诗经》,看多了《汉赋》,一下子弄出个白话体的《弦歌余韵》来,一下子让人转不过弯来。原因是拙著《陈风大雅》问世后,不断有人问我:“搞这些艰涩难懂的东西干嘛?让人整不明白。”惊愕之余,扪心自问。是呀!浮躁的社会滋生浮躁的人生和浮躁的阅读方式,微信、快手、抖音、美篇等新媒体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加以碎片化,然后以快餐的方式传递,传播躁动不安的心绪和语境。以前那史诗般的、典雅的、贵族气质的叙事方式被人放在图书馆,或用以装点门面的书架上,与蛛网、尘埃一起吃语。在这人人都是编剧、导演和主持人的当下,尤其是后疫情时代,自慰式泛

众文化的兴起,不知是欣喜还是悲哀?是进步还是无奈?这种现象,骑青牛的老聃怎么看?“绝粮七日,弦歌不辍”的孔老夫子怎么看?和而不同、美美与共的诸子百家怎么看?故宫屋脊上的奇兽怎么看?兽上蹲着的老鸹又怎么看?我深深地感到,快餐只能是快慰,不能成为觉悟和安抚。

当四月的风和着后二两老酒揉碎心中的不安和焦虑后,心扉突然大开,心境也豁然开朗起来。想起先祖张打油来,诗虽粗俗,却也诙谐,让人至今仍津津乐道。尤其是《牛山四十屁》中的“爬得桩柴打得桩,守炉煨粥又煨汤。饱而且暖清闲极,胜似天尊老玉皇”“春叫猫儿

猫叫春,听他越叫越精神,老僧亦有猫儿意,不敢人前叫一声”,遂感到惬意、爽快,虽词粗语俚但又传神达意。又读了宋人茶陵郁的“我有明珠一颗,久被尘劳关锁。今朝尘尽光生,照破山河万朵”和道济(济公)的“六十年来狼藉,东壁打倒西壁。于今收拾回去,依然水连天碧”,受到启发,知道古人不仅有“雅”的表现形式,更有充盈市井味的“俗”的抒情方法。于是我以四句六言为体式,略带打油趣味,直白幽默,口语化又含点人生哲理,这百姓喜闻乐见的“新六言体”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这也算是继承先祖的“衣钵”了。写写停停,增增减减,勉强凑足180首,强为之名曰《弦歌余

韵》。

当我们吃腻了山珍海味、东坡肘子之后,偶尔夹几片洋葱、几粒泡菜、几瓣大蒜,会感到爽口、解腻。虽气味浓烈,人们也能忍受,相视一笑中,皆可释怀,不显尴尬。这本《弦歌余韵》,正如洋葱、大蒜之类,细嚼之后,还是能留下点味道的。人们看后,如何笑,如何哭,如何叹,如何骂,这些都与我无关,与风月节令更无关。

再次感谢米学军先生放下教授身架,为我写序,锦上添花。感谢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继先生为诗集题名。感谢青年才俊冯剑星先生从文字、设计、统筹等方面给予的支持和帮助。②8